皇明書

皇明書卷之二十五

新城草野臣鄧元錫編

名臣下

傅尚書珪字邦瑞直隷清苑人成化中入翰林爲編修弘治中進左中允正德初逆瑾惡翰林不附巳以修會典文訛降修撰瑾誅復中允後累吏侍郎時冢宰楊一清樹功名奔走趨附而一清亦頗樹其私人稍逼餽遺珪數争其不公楊弗堪越次陞禮尚書實遠之也是時大學士李東陽與宰楊交厚善而李公壻爲儀曹郎前尚書遇郎中謹恣其

爲常字而不官珪案其廢法數朴責其胥吏摧之
乃遷閑曹避去　上好佛自稱大慶法王外庭籍
籍聞之然無徵以諫一日忽內批下部番僧請腴
田千畝爲大慶法王下院書大慶法王與　聖旨
竝珪佯爲不知者執奏言大慶法王何爲者乃書
與　至尊竝褻　天子壞　祖宗法大不敬當誅
寢不報田亦竟止優人臧賢被寵能軒輊士大夫
士大夫咸與通乃請改牙牌製如羣僚又請改教
坊師印爲方珪召老優更事者詰之曰爾優敢壞
朝廷法爾寵可常保否誠壞之爾後禍無旣矣皆

格不行會以格內臣監鎗者勸致仕語具　帝紀

中卒遺命無請後恩嘉靖初贈宮保謚文毅中書

舍人何景明言往禮部視六曹事最簡傅公官尚

書奏牘特煩於五曹盖其諍也崔文敏言詵在南

封部與太常玘論閣臣就稱羅曰能割頸者稱矣

言仗節也問今之君子曰邦瑞銑特謂傅公直樸

木人羅言殆過激也後徐考乃知羅先識云

王尚書鴻儒字懋學河南南陽人幼敏悟絕人書過

目輒成誦作字端勁有古法里人有爲府史者嘗

致之佐書府中段太守堅見史書奇之召問史史

對曰史里中子王生書也堅召見曰子風神清徹
豈塵埃中人耶留讀書府中續食授衣遣入郡學
爲諸生提學副使陳選異其文曰此高才生異日
當以文章經世者非舉子業也癸解河南第進士
筮仕南戶部出納倉庾榷舟督稅皆有條衆益目
爲全才督學山西九年教人以涵養爲本文藝爲
末簡約條束務正已以率人生徒請益因材開發
恒竟日不倦不率教者懇惻誨諭得改悟輒喜士
以故信嚮　孝宗知其名嘗語劉尚書言潘臬中
如王鴻儒者可大用尚書對曰信此人才行不易

得正德初乞致仕賜告歸故不及閹瑾之禍四年家拜國子祭酒憂去七年家拜吏侍郎居嘗言惟誠與直可以濟大事趨名者亦趨利於社稷生民無益也時尚書陸完有才名顧頗與宸濠通鴻儒每與言亟稱夏忠靖王忠肅二公賢可師法意以感動完完不說陞南戸尚書是歲六月濠反完敗鴻儒方督餉留都至九江聞欲遡流入武昌約守臣起兵討賊已聞　康陵南巡亦憤懣疽發背卒謚文莊鴻儒博聞多識學有體要宏裕與衍尤明習於國家之故論時務決成敗可否通塞援古證

今如探囊指掌也開誠心待物和而有禮不問人私人亦不敢以私問也弟鴻漸舉河南鄉試第一官山東右布政使廉靖有吏才

林文安公瀚福建閩縣人少頴敏好學成化初進士入翰林爲編修弘治中歷國子祭酒待諸生嚴而有恩請寄不行故事祭酒膳役銀歲數百金瀚悉貯官爲師儒公費爲南吏尚書率羣僚陳時政急務十二事時有御史自巡按逮獄二三儒生緣傳奉授中書舍人瀚疏救御史乞寬宥全風憲之體收傳奉　旨杜倖進之門忤旨自劾不報已復疏

保固南京重　祖宗根本佑啓　皇儲重天下根
本撫綏百姓重邦家根本增進賢才重致治根本
已尋力請老不允正德初改南京尚書因災異陳
十二事首言　先帝奄忽上賓　陛下親承付託
隆大孝以先天下政治之所本也惟任大臣而不
改　先帝所以任立大政而不改　先帝所貽謀
斥遠近習力體　先帝之親賢遠佞不假貴戚力
行　先帝之割私任公戒飭邊備常若　先帝之
不忘夷虜節省財費常若　先帝之不忘生靈事
無巨細無內外惟先帝所所已行者而力行之則大

孝之實通於天下矣次集大議以決大政改州治以奉陵寢皆廣　上孝思餘則崇儉德以裕財省虛費以甦民增貢舉以進才修武備以禦寇省匠節工清吏防欺而終以廣言路皆時政大者時逆瑾側目方正士會南京科道言事被逮瀚獨往送贐之金且欲疏直諸言官被逮矯　旨降參政致仕　榜奸黨瑾誅復官詔賜存問瀚淳德雅量識邃養充至方若圓至勇若怯歸老後家祭必躬親不以老病自弛爲詩文渾厚典雅按察司副使陳伯獻嘗稱公賤者卽之不知其爲貴卑者卽之不

知其爲尊愚不肖者卽之不知其爲賢知獨非意
相干者卽之始知其凜然不可犯也卒年八十六
謚文安子庭棉嘉靖中工尚書
陳尚書壽江西新淦人戍籍遼東父食貧爲里社師
以壽少有異質携就館日教之端坐年十三得遺
金不拾殖學僧舍精思自得取正於醫閭賀先生
三舉不遇撫先人遺弓慨然有疆場之志仗劒歷
宣大關西諸鎮欲投筆建功名已竟登進士擢戶
科給事中遇事闓朗識大體成化中昭德貴妃寵
方盛戚黨出入宮掖勢撼京師中官梁芳結妖僧

繼曉撓國政壽抗疏論列下詔獄叵測尋釋復官
孝宗即位上六事王端毅柄銓府薦補大理丞閣學
士嗾御史論沮端毅言壽廉正執法於法官宜稱
竟調南光祿卿十三年以僉都御史撫延綏至先
恤陳亡軍隨易諸路將領分定部署軍大振虜大
入壽設伏阨要害而堅帳壁清野待之虜不得間
引去伏發邀擊大敗之邊以無事耕耘採牧不數
月省軍費二十七萬同事者諷壽注子弟名戰籍
中功賞可得也壽曰吾子弟不諳弓馬寧當與血
戰士同受賞耶 敕賚賜加俸一級陞右副都御

史掌南院正德初閹禍作罷歸尋械下獄罰米三百石赴居庸貧不能償會瑾誅得釋陝鎮守內臣廖鑾虐吏民吏民重足立吏尚書楊一清以壽忠鯁輕去就起撫陝西壽至陝清勁鑾畏歛戢壽乃召長安父老問得失興利罷害禁有司和市清寃獄戢盜賊利病咸剔比遷南兵侍郎陝人號哭擁之移日不得行進南刑尚書懇請得致仕貧無所歸流寓南都敝屋頹垣不蔽風雨卒無以歛親舊相周歸其喪子孫無立錐地行路嗟嘆壽性介特在諫垣指時政得失無隱雅不喜彈劾人嘗言曰

吾父戒我勿作刑官易以枉人若言官枉人尤甚吾不敢妄言歷官四十年大半在散地而廉名最著是時公卿中廉者尚書新城人畢真饒州孫需絳人陶琰都御史沙河朱裳裳爲御史時廵山西山東有風采不肉食人稱爲長齋御史歷藩省至中丞清堅自信士服其廉民頌其惠而知友服其不近名正德中大臣多回遹掊克而孫官南太宰白首清操皭然不滓琰南兵尚書累試劇煩郵國勤民動著聲績毋自食惟一蔬中忤權倖屢進屢退毋徵行罷歸蕭然行李三竹箱自隨者數十年

真勤學好問耿介正直出天性屢遭抑壓迄老不
爲屈有古人風
邵文莊公寳南直隸無錫人成化中知許州以禮讓
蒞政愛民訓士與諸生語至義利公私之辯及忠
孝大節敦復激昻聞者感動諸讀書及爲文矩則
兩端畢竭許士風蔚起以魏文帝廟祀漢愍帝祀
范忠宣于襄祀裴晉公于郾毀龍骨枝妖巫風教
大行尤急民事躬課農種倣朱文公社倉立積散
法行計口澆田法爲備荒計釐正稅籍民至今便
之弘治中入戶部爲郎尚書周文端劉忠宣咸所

器重每歲抄會計出納及勾較京邊儲蓄塩屯皆區條具疏上陞按察副使提學江西以身爲教敷寛善誘品士精審先行檢而後辭華崇雅黜浮士類勃興修濂溪書院改建白鹿洞清學田定課程遠近向慕九載溝人士集送如雲前後仕者得士心不及也遷浙按察使慮囚出疑獄若干人布政湖廣郵災傷蠲逋負民全活甚衆擢漕運都御史有清譽不事赫赫名而大小將校畢憚之時逆瑾用事實一無所通又瑾惡平江伯平江伯者漕帥也事連公瑾怒欲阱之閣學士東陽爲力解致仕

去瑾誅陞戶部侍郎實故熟知戶部程法見財用竭耗異前時心憂之念不得展力經綜請終養歸年六十日侍母太夫人恬愉懇欵不異少壯人謂純孝云嘉靖中召爲禮部尚書不起卒贈太子少保諡文莊實性度端雅貞介夙成未嘗有疾言遽色自始仕至老家居餽遺例不苟受室無長物惟金石遺文嗜弗懈尤惇古學行嘗節俸入略倣范文正義田以周恤族復於所居畫小井田扁曰橫渠遺意患世之論學者張虛聲號召爲名高考其實不掩嘗曰願爲真士夫不願爲假道學於聲色

貨利嬉戲事槩不涉心論者稱其忠孝完德云

王都御史雲鳳山西和順人年二十舉進士官禮曹郎清愼効官足不躡公卿之門　憲宗不豫羣臣請禱祠雲鳳言於尚書謂祈禱固臣子至情第行於老佛宮非禮宜爲壇於南郊隙地大臣各率其屬以禱弘治中爲祠部郎疏論中官李廣及異端左道倖進者是歲　駕自泰壇還廣嗾邏卒誣雲鳳於　駕後騎乘下獄出知陝州既抵陝表賢者閭毀僧尼寺拆泰山廟諸皆關風化士民嚮之編修劉端言副使楊茂元持憲得體郎中王雲鳳守

官廉正皆相繼獲罪乞賜召用遷陝西提學副使語學聖之要五曰立志曰主敬曰讀書曰慎行以五要肅士風以十有一行正士教以九戒敦士禮以二十一過繩士愆又立四科以待士立十政以收士建書樓於正學書院收書籍資諸生誦讀正德中遷國子祭酒以十有七約繩諸生始不能堪終乃感戢多成就明年改南通政請告尋起僉都御史撫宣大以邊事圮日夜振刷邊吏憚其威逾年憂去服闋起都御史理浙醝乃老楊文襄爲冢宰時頗私其門生故吏爲御史王昴所糾文襄顧

疏救之雲鳳與書言山中屢聞忠讜近留王昂一
疏天下傳誦不聞唐介初貶時潞公有此也執事
於是乎加人一等矣然介雖貶旋召見昂既不獲
即還而推薦擢用乃在公筆端毋恨李文達號稱
賢相然惡羅倫使淪落以死憾岳季方令坎坷終
身而極貪之陸布政顧得峻擢令文達之富貴安
在哉一時快意可畧也前修鑒戒之明後世是非
之公可畏也一日之富貴可畧也光陰之過者不
可復補百年歲月之無多者未必可追也用舍之
間士風所係竊恐奔趨左右譖毀利達之徒獨稱

功德乞憐直諒之言無由上達故敢布其愚雲鳳
樂於聞善勇於改過居常儼然遭逆瑾誣贖稱貸
終身不能償妻子幾凍餒山西巡撫爲言其忠義
廉節請周卹其家云

羅侍郎玘字景鳴江西南城人博學好古書奇文不
得售輸粟例入國學爲丘文莊公所知賞異之已
舉進士入翰林爲編修爲人尚奇負氣論天下事
侃侃無回讓雖官禁近激時事輒疏論列給事中
龎泮主事李夢陽以言事下詔獄皆爲申救中官
李廣死言者劾諸大臣與交賄當斥逐玘疏以其

瞻攸繫宜諭令自陳或黜以他事庶不貽　朝廷
羞陞南太常卿署國子監通政司所至振法釐弊
一不以間局自諉又文奇瑰負時名人尊憚之遷
南京吏部侍郎上　疏言臣有一得之見非止四
方盜賊衆人目前所謂急者也亦非隱微潛伏而
難知也左右大臣所共憂百司庶尹言官所共解
也閭閻小人外至荒服夷狄無不知者或畏死而
不敢言或以非其職而不得言將以爲已地者則
是亦可爲寒心也哉今　陛下受　太祖　列聖
之付託以君天下十六年于茲矣亦必知　祖宗有

所付託而後可不知　陛下今之所付託者何在
耶前日賊瑾謀逐榮王使當時顧命大臣以死勸
陛下諍留榮王張綵雖狡急於助逆彼知　陛下有
天潢血屬在肘腋其敢萌是心乎是無血屬在肘
腋之足以召亂明矣幸天啓　聖衷卒殲㓕之然
瑾㓕之後未必無瑾令班行中未必無綵也賴
列聖神靈俾綵瑾識膚慮淺其迹易見萬一有如
操如莽者出於其間不知將何以殲之伏望　陛
下蚤定神斷爲宗社計以繫海宇臣民之望絕奸
雄覬伺之心螽斯衍慶麟趾肇祥舉先正歸藩之

義正元良主鬯之觀斯萬世長策也臣言至此惟知重國宗社不恤其他故不文不文故不諱不諱故傷觸權奸雖蹈罪辟以至於死亦臣垂死圖報萬分之一也疏上不報考三載滿入都至良鄉以病請得致仕旣歸貽書知舊猶拳拳以時事爲念卒贈禮尚書謚文肅史銑曰往西涯公處於劉瑾張永之際不可言臣節矣士惠其私猶曲貸而與之幾亡是非之心景鳴引大義稱責願削門生之籍寧濠將叛遣使齎金餽景鳴于山中景鳴知之一夕遯去家人莫知其處及叛知府曾璵將兵從

討賊力疾與書勉以忠義曰老夫聽捷音地下矣
嗚呼烈矣哉
羅參政僑江西吉水人少莊穎從張學士元禎遊患
世之學者溺辭章無本實而用心於內者輒見目
爲禪於古人悖甚故學主求心舉進士知廣州新
會縣表賢儒陳獻章以風令學者誦法政善民安
召補大理評事正德初以歲旱上封事言臣聞人
道理則陰陽和今在廷旦夕齋戒虔禱而雨雪尚
滯竊以爲此天心之仁愛未已也夫先王視朝覲
遊皆有常節故賢妃有雞鳴之警召奭陳卷阿之

詩所雍穆之所化也今　陛下日旲不朝戲狎羣
小而文法日深誅求日急盜賊肆劇流移載道元
氣既畢竭矣而猶隔絶大臣牽執諫官使噤不得
發一語安得不壅蔽而爲大患也哉是以黥劓之
刑上於大夫黨戍之罪加之耆舊如劉大夏之忠
先帝倚仗所與共政者也乃編置行伍幾無生還是
豈勸大臣之道歟　先朝律例裁酌古今自足以
禁奸而懲罪今往往比附深巧隱中善人此仁者
之所不忍也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
牖戶防不容則巢傾天下大器也愛惜預防顚可

以不如鳥乎時閹瑾威詹道路以目無敢訟言時政者既上瑾將抵極刑大學士東陽力救得免瑾罷復官尋病告歸家居者十餘年嘉靖初始再召知台州摧奸惠良興學禮士愷悌宜民訟者至輿款款語利害多解去歲時循行阡陌舉冠婚喪禮以教民布衣張尺者賢而貧僑禮之上坐訪民間疾苦尺具以所聞告僑大喜爲置童僕給侍尊禮之台人多興起者又持廉約於是吏部上天下郡守治行第一賜襲衣牢醴而都御史姚鏌上書言方正德初逆瑾擅權大臣放逐人無敢嬰其禍者

給事中劉茝評事羅僑獨能力言是所謂獨處雷霆之下而首擊豺狼之吻者也今遇　明聖宜顯擢以風天下而茝僑顧皆以常調遷夫以懷忠盡節之臣而待以常調人將何勸臣伏悲之擢廣東条政亦竟常調云僑學先寡欲故自奉甚儉動必稽道故樹奇履坦不涉浮鄙云正德初瑾入柄司禮給事中茝疏以爲瑾柄幾務決章疏將聰明日蔽天下之禍始此矣已瑾爲上言弘治間朝權盡爲司禮監及內閣所持　上若贅旒然如天下鎮守分守守巡諸內臣皆司禮以賄賂舉用諸所得

不貲今替回別擇　上親信而用之令各備一二萬金進御於　上自取之也　上信以爲然莅疏言用新人不如用舊人譬之餧饑虎不如餧飽虎也又疏時弊大者言令備邊無良策但增年例之帑銀理財無奇謀賣及廣東之庫藏令浙江奏士無糧餉者數月山西奏歲入不敷所出者歲五十萬矣小民困苦而征歛益急帑藏窘乏而用度日奢國家亦何所恃而不寒心也哉與給事呂坤徐昂逮下獄於是南科給事中戴銑等合疏大鳳兄子招權賄南道御史薄彥徽等合疏留保輔大臣

瑾矯旨皆捕繫下詔獄爲民兵部主事王守仁疏救銑下獄謫官又明年下御史涂禎熊卓獄拷死獄中禎新淦人篤古持禮知江陰治爲天下第一徵入爲御史差巡長蘆鹽瑾以鹽貨源厚望鹽御史賂他御史入賂如瑾望禎無賂瑾恨之復命於朝門遇瑾又不跪遂下獄死卓字士選豐城人擢御史居臺中侃侃按都督神英罪如法權貴不敢撓巡部廣東貪墨望風解印已抗節忤瑾以奸黨勒致仕尋卒卓與李何同爲古文辭獻吉提學江西祭之文曰惟斯哲人志趋美心如玉如金英其

德音又以爲形于道孚死生膠漆云自是縉紳往
往荷校暴朝門外而言路遂塞矣於是工科給事
中閩人許天錫伏所親校而哭歸自縊盖迫切極
於此其後　上變大同將江彬行遊宣大者彌年
吏科給事中懋疏力諫請誅彬不省　太皇太后
崩乃兼程還宮已欲假開壙復出御史四川人石
天柱刺臂血濡毫上疏諫冀有感動疏略言　陛
下自遊幸而來星變地動災異至不可縷數宣府
往反之時風霾特異此何景也禍延　太皇天意
盖欲　陛下居衰經之中悔過自新以保大業如

此而復不悟則天意或幾乎絶矣卒有變故而人心土崩之勢成宣府沙漠本無可樂而　陛下樂往豈以其地處偏僻得從情肆欲而無忌耶然行幸之後毫髮之事人能道之有臣子所不忍言者人君所行如日在天其何能掩抑以輕騎頻行初無他虞故往而不止歟然微幸不可以屢得猝禍不可以復防太康田於洛汭煬帝行幸江都皆以遠棄宮闕大禍潛搆利害之說臣何忍驗然實臣之所大恐也況今朝廷空倉廩空田野空天下皆知有危亡之禍而　陛下不悟故昧死爲　陛下

言之已欲南廵偏中士鉅麗翰林修撰舒芬倡百
司交諫語具帝紀中而黄伯固鞏最稱忠讜矣
王編修思字宜學太保文端公直曾孫也祖禎好學
篤文父大平守秋有愛惠思蒙世業少博聞强記
豪爽自許廓如也已自戒敕求宋文信國公遺像
奉以出入心師之第進士改翰林吉士不爲應酬
文字曰美其辭以悦人吾才所不能以美辭而眩
是非吾心所不敢授編修同官有倖進爲臺諫所
糾者慨然乞别授或尤其立異曰鄙夫非尚同也
歟哉正德中上疏言臣聞臣之於君猶子之事父

休戚利害本同一體近道路傳言虎逸于柙驚及
聖躬臣驚疑以駭至於涕泣誠念　孝宗皇帝之子
惟　陛下一人上承宗社之統下啓萬世之傳至
尊至重不可不謹今朝宁不勤政　太廟不親享
九年于此矣又兩宫曠於問安經筵倦于聽講揆
厥所由實惟二端曰嗜酒荒志好勇輕身而巳故
戒懼忘於縱欲好惡由於喜怒威柄下移政令舛
錯　上天示戒人心危疑宗社之憂凜在旦夕勇
不可好　陛下巳薄有所懲矣然天下之荒志失
業者惟酒爲甚　陛下露處外宫日湎于酒厮養

雜侍禁衛不嚴卽不幸變起倉卒臣不知將何以
備之惟　上寅畏天命顧念　祖宗創旣往以謹
將來防外患天下幸甚書上謫潮州三河驛丞以
二僮自隨都御史王公守仁開府虔檄贊軍寧庶
人反思褰裳宵赴軍從討逆嘉靖初名復官加俸
充經筵講官慝然負公輔望大禮議起與同列疏
諍預伏闕號諫預廷杖遂卒嚮其居不售無以爲
歛公卿舊僚畢贈之乃殯思年少氣銳於廣坐中
指切人是非不少諱已悔之日柔克之訓自古戒
之蘊內熱而復投以剛劑能無狂乎因以攺名齊

自是斂諱辯爲質訥赴三河怡然就道夜過瀧水舟飄巨石上緣石坐浩歌家人驚求之不得聞歌聲乃艤舟以濟久之以被酒時或醮罵露其少習恨之益自悔務鞭辟近裏旣講學虔州步無妄趨目無妄視館僚見其至靳之曰觀白生來矣靳其無邇視如禪僧觀鼻端白爲也思持不變曰深潛純一之味予恒愧焉恐自改乎疾革妻女問欲言止書思毋二字而逝卒無子當存時或勸之增側室爲祖豆計輒唉曰丈夫當祖豆萬世胡戀戀兒女子乎吳尚書廷舉稱其挺然其節似徂徠松溫

然其和似崑山玉呂侍郎柟稱其聞過而喜似季路寡過未能似蘧瑗人謂確論云是時有毛給事憲字式之武進人强學不羣官刑科日思振揚所學以自效時内豎擅政柄政日壞請開言路優忠直劾大臣怙勢作威者數人不用以病告改兵科憂邊防廢弛條八事以進以虜深入又陳十二事以災異民隱六事首先憂荆湘水憲奉使還陳小民死徙湮沒之狀忤旨罰金至諫甘肅不可幸儲位不可虛尤人所難言　上自甘肅還須近臣幣憲耻之力疏歸歸究心性理之學患耳聵與友人

畫几案作字以古道相規切不一及升洮孝友尚禮置義田以給族設義學教之建社倉社學以惠鄉扁其齋曰三近自謂檢制三十年褊性不盡除故以自勵云

舒修撰芬者江西進賢人風神玉立眉宇秀爽舉正德丁丑進士第一明年上南巡疏杖闕下出卧院署中掌院者懼禍使人摽出之芬屹不爲動曰吾官於此當死於此既謫福建市舶副提舉立裏瘡就道或勸俟病痊乃行芬曰死自吾分敢少畱耶嘉靖初起復官會議大禮三疏上忤旨再杖幾

麄抵家卒年四十有四芬平生清苦家徒四壁立讀書治事暇端居終日未嘗晝寢夜必計過自訟嘗曰心術與學術相符褒居與懷利相因怠勝敬欲勝義則心死矣何謂學乎盖悼時學弊也又嘗言曆象古大史職也中星以日爲主七政以歲爲主鐘律度量所以治曆也欲建律造曆必也周官乎觀周禮太司樂而律曆備矣故於天文遂深占星氣應如響黄太史佐贊其學以爲合内外貫天人云

黄寺丞鞏字伯固福建莆田人弘治末舉進士授德

安府推官陞刑部主事按律傳經義決獄平䢜職方郎中丁內艱服闋時　天子從江彬幸大同天下洶洶或沮輦毋北上觀變輩題書以鴟夷馬革自許竟北上十四年春　上將南巡時寧庶人蓄異謀日乂中官錢寧張銳等柄司禮及中外大僚無慮皆與庶人通而彬握重兵在　上左右於是修撰芬倡諸司疏諫輦奮然曰本導　上爲巡遊者彬彬寵勢盛論者莫敢言吾不可捨彬爲支語恐　上不悟乃疏六事言　陛下臨御來　祖宗之紀綱法度一壞於逆瑾再壞於佞幸又壞于邊

將至于今蓋蕩然無餘矣天下知有權臣不知有
陛下寧忤　陛下而不敢忤權臣乃　陛下不知也
亂本已生禍變將起竊恐　陛下知之晚矣試舉
圖治六事於今爲至急者陳之一曰崇正學嘗聞
先儒周敦頤之言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
靜又曰吉凶悔吝生乎動吉一而已動可不愼乎
故惟聖人爲能主靜惟君子爲能愼動　陛下聰
明天縱有古帝王之資然所以盤遊無度流連忘
反者則好動之過而未聞主靜立極之道也論思
勸講之臣職在格心而旦夕莫以告有不得辭其

責者矣伏望高居深拱凝神靜慮屏紛華斥異端遠倖人招延故老咨訪忠良以留意於學二曰通言路言路者國家之命脉也言路之通塞而國家之治亂係焉乃近年來臣僚奏牘言及時政往往匿不以聞事關權倖則留中不出又尋中以他事往往罷斥得罪夫古之明王導人使言用其言而顯其身後世則不然不用其言而斥辱之今又不然不使其以言獲罪而使以他事獲罪是穽之也忠言至策誰敢自達雖必亂之事不軌之臣陛下亦孰從而聞之耶伏望以從善爲心以聞過爲

喜開言路以作士氣不責其出位不加以好名則
忠言日進聰明日廣亂臣賊子亦將有所忌而不
敢肆矣三曰正名號孔子有言名不正則言不順
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其極也刑
罰不中而民無所措手足此大亂之道也今 陛
下自稱威武大將軍鎮國公遠近流聞莫不駭歎
以為怪事 陛下聰明睿智上嘉唐虞下樂殷周
何所不可而自輕至此奈宗廟社稷何夫 陛下
自為公誰則為君天下不以天子事 陛下而以
公事 陛下是天下皆公之臣非 陛下之臣也

伏乞即削去鎮國公等號名明天下之大分庶幾體統正而　朝廷自尊不然古之天子亦有號爲獨夫與欲爲匹夫而不可得者竊爲　陛下懼之

其四曰戒游幸嘗聞大禹曰罔遊于逸罔淫于樂周公告成王毋淫于觀于佚于遊于畋春秋譏觀魚于棠終綱目書遊巡二十九皆譏也　陛下始時遊戲不出大廷馳逐止於南內論者猶謂其不可既而幸宣府又幸大同幸太原幸陜榆林所至騷繹財竭民散甚者使民閒一夫一婦不能相保陛下爲民父母亦何忍使民至於此極也虧損　聖

德貽譏萬世今復有南巡之命南方之民挈妻子先避流離奔踣敢怨而不敢言况今江淮大饑父子兄弟相食加以休息愛養尤恐不及又重從而困蹙之幾何不激而爲盜賊驅而爲流亡也哉倘有奸雄伺時竊發變在内則欲歸無路變在外則望救無及竊爲 陛下懼之也彼居位大臣用中官親暱羣小欲 陛下遠出而不争者以 陛下出而巳得以擅權自恣乘機爲利也不然則袖手旁觀如秦越人之視肥瘠也夫豈有一毫愛 陛下之心哉誠愛之何忍使 陛下馳逐蒙塵而莫

之救止也伏望翻然悔悟下哀痛之詔與民更新罷南巡撤宣府行營示天下不復出發内帑賑江淮之饑散邊軍以歸伍斥不御之女各還其家雪既往之謬舉收既失之人心則猶可及為也五曰去小人臣觀自古小人用事未有不亡國而喪身者也今小人簸弄威權貪圖富貴者實繁有徒至于首開邊事以兵為戲使 陛下勞天下之力竭四海之財傷百姓之心至于今未已者則江彬之為也彬本行伍庸流兇狠誕傲無人臣禮天下但見其有可誅之罪而不見其有可賞之功 陛下

乃賜以國姓封以伯爵托以腹心付以提督京營

此餋亂之道也彬外挾邊卒內擁兵權此騎虎之

勢不亂不止天下之人切齒唾罵皆欲食彬肉彬

不誅亂必自彬始　陛下何惜一彬而不以謝天

下也哉六曰建儲貳漢人有言太子天下本本一

搖天下震動夫有本而搖天下且震況于無本其

何以安今　陛下巳壯前星未耀　祖宗社稷之

寄然且懸懸乃遠事觀遊屢犯不測徒知救置義

子布滿左右獨不能豫建親賢以承大業臣以爲

陛下殆倒置也惟及時蚤定大議遴選親賢一人餋

于宮中以繫天下之望俾　皇太子誕生之後出
就外藩則繼體有人國本以固惟　聖明留意疏
具員外郎陸震見之毀巳草願同署名疏上彬大
恨矯旨五日三訊杖百餘繫餘月除名震創甚竟
死臯最羸瘠顧屢絕得甦以詩遺弟曰不用汝謀
方至此須知我道固當然盖萬死靡悔也旨除名
彬猶欲甘心由間道走濟寧間舟歸杜門著述家
貧烟火或不繼處之晏如疾病支離而手不釋卷
嘉靖初召爲南大理寺丞疏稽古正學敬天勤民
法堯舜保全君子末極陳明所後之義明年入賀

卒于京師贈大理寺少卿鞏常言人生仕至公卿富貴矣大都不過三四十年惟立身行道千載不朽世人顧往往以此易彼何也故竟成其志云當諫南巡時同死杖下者主事劉校何遵評事林公黼行人司副余廷瓚照磨劉玨行人詹軾劉槩孟陽李紹賢李惠王翰嘉靖初各贈官廕子各一人

校許州郾城人幼而誠確童而務學稍長即思以孝友信義自立事母孝有不悅即叩頭移時必得其懽心乃起父沒于旅次計至號跣奔往省抱尸哭幾絕已少蘇視面目有途塵以舌舐而拭之更

衣衾相扶以歸巡疏上跪五日同事有憂色朗誦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之句聞者屬目杖就斃仰天呼獨以不見母爲恨顧子元妻曰善繼我志元妻時年十二伏地哭校張目叱之曰汝讀書雖未達如事君能致其身讀未何以哭爲言訖而逝遵江寧人少時父學賈遵厭賈願去賈爲儒或有言祿命不利者遵憤曰儒固有利不利耶既舉進士召試臺諫顧引疾曰吾不可貲人以進授營繕主事榷木荆南以廉儉自持歲榷羡手金或勸令獻之考可最也曰令獻之來者將何繼

耶必病人矣乃下令商自百金而下減筭三之一
風水敗背者勿筭以羨足常數比去榷行李蕭然
草廵諫疏時抵舍獨僮奴安一人安覺之前持哭
曰主縱不自計獨不念老親幼子乎今又垂空囊
遵從容曰無多言歸見大人謝不孝死矣兒子成
第毋令廢學卒之日貧不能殮待賻而後棺公黼
長樂人爲人孝友沈默心事瑩朗無一不可質諸
鬼神始士大夫知質夫者謂其清脩雅飭爲善謹
而巳及繫械出入神氣閒靜無異出入棘署中黃
伯固於獄中熟察其所爲私謂張行人岳曰吾取

友幾徧天下乃近遺質夫其斃也張爲歸其喪羅太史洪先曰武皇帝朝瑾彬相繼用事縉紳往往以諫死議者以爲於事無益徒彰主過非人臣所宜至其斃死者又以爲徒以一時意氣鼓動觸禍實非得已於是縉紳假靜重以脫禍人亦莫或非之嗚呼當是時彬導　上南巡行禱祠名山取道魯衞淮徐抵于江漢郎中土殘矣而逆濠方謀以侍子奸大位倚彬爲内應巡詔下彬爲危言撼衆衆相視莫出誰何賴諸公以死諫而南巡議竟寢嗚呼若是者果無益於事否耶張襄惠之語亦然

約論曰　毅皇帝時閹幸至放濁無象矣大臣節著行明歷坎坷不變南巡之諫舉朝頌共爲忠非祖宗百十年養士之效哉詩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巳諸君子之謂矣

皇明書卷之二十五終

皇明書卷之二十上八

新城草野臣鄧元錫録

名臣下

胡尚書世寧浙江仁和人幼艱苦寄食就學而志節清峻有經濟之志舉進士歷南刑曹郎與李承勛魏校金祐相友善切磨問學時稱南都四君子弘治末應詔條十一事言用人宜立賢無方先朝李賢薛瑄入内閣皆不由翰林翰林胡儼劉球皆不由庶吉士年富以教官爲給事王翺以大理寺正復爲御史今一切歳轉專泥科條故才賢抑塞朋

類引援幸曠然一變其故又言士風邪正係天下安危今國家承平日久朝士安於豢養狃於因循廉恥掃地趨媚成風以通達爲高致以廉退爲矯激以推姦避事爲老成以黨惡和光爲忠厚羣居言議所及心志所向不曰陞官則曰成家有語及國事民瘼當憂恤者則衆共誹笑而擠之目以生事好名使無所容其身而後已至於公差所過則論有司奉迎遲速爲賢否事竣還籍則視官府囑托從違爲毀譽士習如此卒不可挽宜曠然一變其習疏留中會機戶侵官錙累萬世寧力正其罪

乃賂瑾下南道勘實御史阿瑾意劾世寧枉誣奏上而瑾忽中變機戶發配阿意者抵罰而世寧遷廣西太平知府太平遠惡領土官土官故相習爲鷙戾而守亦防猜不脫世寧至土官入謁甲而入則接以禮意有指諭輙中其機牙土官縮汗終不敢以貨產爾贄獻翼日行廵詣其營與款洽久之異時土官子弟應承襲者轉展結勘吏厭賄乃得世寧令土官子自生齒而上輙聞府年十歲則朔望及調集皆携見識年歲狀貌父兄有故立按籍爲請官於朝土官大說爾胡太守仁廉畢效順諸

招麾惟命檄創壺關關費數萬計旬日畢集太平州李璿拒命立擒討誅之不妄殺一人其爲政大都興學校均稅役完城積穀練兵實民至今思之補寶慶知府節約廉公藩府人畏慴不敢忤盡平其役賦時川蜀江西盜起陞按察副使兵備江西鋤強撫順民以安會首發逆濠釁幾死謫戍事具帝紀中及濠誅起戍籍爲湖廣按察使未上以僉都御史撫四川疏言四川爲土蕃所苦餉道梗阻宜令近邊民轉輸邊而縮其額以所縮之額配內地而內地毋輸邊又乞用人理財增兵將明賞罰

計處重邊以安全蜀甫四月召爲吏侍郎會大禮議起而江淮大饑中外洶洶世寧是議臣璁萼言乞早定追崇之禮而赦羣臣議禮不合之失以簡賢圖治會又聞羣臣伏闕爭多得罪又疏言羣臣者志欲效忠辭乃過激乞曠然開釋消除疑阻圖治安且言宦官外戚不可假以威權言官不可數加嚴譴累千言皆切時弊召爲兵侍郎上京東邊儲二十五事又上仁人能好惡洪範臣無有作福作威易大傳不容失臣講議三章疏留中言官因劾世寧請下臣章宣示因求去不允擢南工部尚

書尋以左都御史召過沛䟽漕河事宜旣至首勸
上虛心以執中使喜怒賞罰發皆中節及論聽言用
人之道申明憲務職掌凡十條中外劇獄皆參訂
務當情罪不以文法嫌怨自阻雖獄要已成必銳
身論救數見優納昌化伯琳卒族人爭嗣世寧言
上推恩必欲紹邵氏封者盖推　皇考之所自出于
孝惠太后又推　太后所自出于邵氏欲富貴其子
孫也但琳子孫不幸中絕今爭者皆其旁枝臣恐
賜彼一代之爵而亂彼百代之宗彼弟自弟姪自
姪　太后兄弟不得以之為子父母不得以之為

孫他人富貴而本支告絕幽明之間各生嫌隙非
所以彰　皇上明倫之智達孝之仁也事得寢
後尋轉兵尚書力辭言外虜方强內憂日迫天下
之人闒然無忠義之氣我朝尚書兵部者臣鄉里
所聞則方賓于謙耳目所逮則劉大夏彭澤忠力
爲國皆不得保全其幸免者皆依阿軟媚安祿養
亂者也援姚崇李綱故事請定武畧崇憲職重將
權增武備更賞罰御士夷足邊儲絕獘源正謀謨
惜人才十事要說時學士桂蕚勸　上銷兵與禮
樂又特疏論武略人才二事　上知世寧忠鯁趣

任本兵任不數月夙獘大奸事利整刷十五六議棄哈密與詹事霍韜不合論芒部功都御史王廷相以爲發其過大不喜疏薦賢才吏部尚書桂蕚以爲侵官而河西之議力言九疇有功忠勇不可殺誠殺之快奸回輕中國語侵大學士張璁昌化請嗣伯下廷議世寧言吾輩不以得厚賂故誣朝廷柄議者變色大沮以故諸大臣皆忌之自度不得行其志遂決意辭疾去逾年召南京兵尚書辭不起卒贈少保諡端敏世寧朴忠直亮氣壯才雄濟以學問優於經濟始爲主事著論自贊曰信而

未孚者多言也正而未諒者多戲也周而若比者好爾人之善也怒而若刻者多發人之奸也而過有甚於此者輕淺麤疎也然暴人之事弗爲害人之心弗存有利國家之事雖死勿貳三者將持之以終身前數者氣質之偏庶其有改乎後卒不媿其言席文襄稱其論事如結舌草奏如懸河邵康僖稱其疾惡如讐好善猶已袁郎中襃言余筮仕刑曹觀胡公身不踰中人言期期不出口及論大政侃侃不回居常憂國不遑寢食有不可即閉門草疏無少顧忌 肅皇帝知其忠鯁言極逆耳而

曲加優納一時新進之臣雖極恩寵然所敬憚優假者胡公一人而已又見幾勇決進退有禮世尤高之子純肇慶知府有才行

李尚書承勛字主卿湖廣嘉魚人弘治中舉進士知太湖縣有善政正德中知南昌府劇賊驕潘中外孔棘承勛以深略雄才撫機輒應設奇斬捕諸劇盜境內安輯而懇疏請蠲租已桃源賊起總制俞諫請邊兵勦賊承勛曰賊乏之食必且掠裴源請贑兵自德興南昌兵自岳源分兩翼伏裴源左右而令邊兵從後驅賊必致之賊果走裴源大敗遁太

監裴安欲奪其功誣承勛窩賊朝命大理卿燕忠即訊事得白歷都御史撫遼東遼故富實無虜患自汪直開邊虜屢入殘邊乃築堠堡清屯田緣城濬隍植木爲阻固邊以寧進俸一等明年請告嘉靖初召掌南臺進吏尚書道改刑書加太子少保上疏論時事改兵尚書兼都御史代胡端敏督團營數裁俟勛勛爲飛語并中端敏辭督團營不許田州岑猛叛用兵兩廣騷動芒部沙保叛土酋奪哈密据河西小王子歲入塞與端敏相繼爲本兵戎政以職奏各省鎮守守備内臣二十七人錦

衣官校旗勇內府諳匠數千人皆破祖宗法朘民耗國衆莫敢誰何請裁革驕驤四衛諳冐依附不可詰請得考選清覈皆報可內臣諱言四衛本禁兵往歲彰義門破虜東市勦曹賊以四衛直內得號召易集故有功隷兵部不便承勛抗言二事正兵權歸閹人彰義之戰由閹振東市則曹吉祥也竟從其議大風晝晦 上憂邊詔問荅言北虜入河套陝西邊患延寧固原爲急甘肅仰河東餉宜於蘭州時糴貯備河西災窘異時河西患土魯番亦卜剌又深入地益孤危海賊套賊出入並經莊

人領之爲刑曹郎議獄詳愼無遁情諸名法家者
不能及誅逆瑾詔作紀事稿閣學士有撰述意各
不自慊曰是文須史筆兼法筆乃得體令獨史筆
不可以信後命各部屬稿上材稿上閣學士東陽
大愛賞傳史館令勿易知嘉興府興廢舉墜悉意
節愛民有再來楊公之稱楊公者故都御史繼宗
也 國朝嘉興稱治行第一故云然宸濠反與太
監畢真相結約真往鎭浙時詰濠言事發必爲應
及濠定反材時官按察使白巡按御史曰防禦要
路在兵潛消不軌在豫遂草檄綜置周密真以是

不得發改按察雲南土官相讐殺者六年一語立
解嘉靖初歷進戶部尚書罷歸復召　上手勅命
監吏部都察院考察京官故事戶部從部院考無
得與考察事者材即日赴天曹聽質無顧望黜留
惟允士論大服是歲刑部有重獄不决者四事
上命材兼掌刑部印數日間四事奏畢上　上覽
之喜曰得尚書十二員如材朕無憂矣時承平久
財賦不足於用又國數有大役諸邊有虜警材樽
節縮愛不肯加賦於民時翊國公郭勛寵用事橫
費度支金錢者百萬材力摧抑爲勛所中傷削籍

去卒生理蕭然材嘗言書生業爲儒入官廉自吾

分當爾不可對人言況持此驕人乎又曰要錢不

做官好官不要錢吾不爲子孫計者恐上負吾君

下負吾民也平生爲國薦賢不求人知又平生無

報復崔文敏嘗云詔還梁儉菴途人丐子相語曰

天眼開取回梁爺然則可馬入朝百姓擁留宜也

西長安有屋一區價二百金子嫌其敝陋儉菴至

即居之但掃地塗壁而已盖廉靖如此

吳尚書廷舉湖廣嘉魚人戍籍梧州成化中授廣東

順德知縣潔已如水惠民如子減賦息訟刻家禮

戶頌致行之都御史屠滽召見之語甚溫前請事
都御史曰順德有大璫屬我為修其家廟令煩令
廷舉謝曰令非有舊例新恩一夫不敢後一錢不
敢費滽嗒然意恨之市舶太監出銀市葛規入賄
廷舉即以銀市二葛進曰奉此為式如不中請還
金且葛雷產非廣州有也太監怒取金去汪御史
宗器者特惡之曰是抗上官市已能會廷舉撤寺
觀若諸淫祠材葺學宮書院公館欲以為罪按會
至竹木碎屑不得間有鄉大夫二子犯盜並論死
廷舉生其少子榜門示辱後少子改行泣訴曰公

念先人廉直故存後令榜其門大爲先人羞請就
死廷舉惻然撤之御史即捕盗令自首賂吳知縣
乃毀門表及不竟前事盗曰死自盗分不敢誣廉
令加嚴刑無貳辭時廷舉日因服梏手詰訟所分
折無私狀甚具御史不得間乃已會居入爲吏尚
書遷成都府同知廣東盗起以馬端肅薦陞兵備
僉事討平之正德初逆瑾方專恣廷舉發鎮守内
官潘忠二十罪又奏有旨取省祭觧京非正貲司
禮有打點錢大不經省祭稱貢者進内府稱司禮
打點賂瑾也瑾大怒矯旨以枉道歸荷校不死戍

鴈門瑾誅江西盜起總制官數易兵不力歷數年
費巨萬而賊倡以右叅政召討桃源賊廷舉多智
善應變喜以爲是盤錯可試也欲設奇取捷諭解
之爲賊得糴兵力刼之必求撫廷舉辭色無撓居
數日顧得賊中要領誘盜執其酋以出巳復入討
平之陞廣東右布政使立番船進貢交易之法平
傳役兼副使撫平嶺西徭巳陞副都御史賑湖南
還勘永順保靖兩口江夷情爲堅明約束條奏
上巳復出湖南定諸夷地界時濠逆頗有端跡江
西軍政六事爲豫防濠見之大忌恨嘉靖初召爲

兵侍郎忤輔臣改南京工部晉右都御史理南京拆
豪强植貧弱禁私驛止妄工南圻肅然廷舉長身
而瘠面如削爪敝衣穿帶無藻飾而神采英毅言
行必自信人鮮能奪陞南工尚書郎疏休所居湫
隘門巷不容雞飛無郭外之田丘墓之寄僅十餘
畝而已卒無以斂殯無棺平生篤友誼見良士身
下之在太學時南城羅玘年四十餘矣以貲貢廷
舉悅其文奇兄事之玘病痢僕役死日爲煮藥餌
飲之負登厠一晝夜十數反玘既瘥與同舉進士
語人曰玘四十年前生我者父母後獻臣生我也

順德生梁景行直而文廷舉與之友厚善為數薦於朝好薛文清胡敬齋録采其要語以傳慕陳公甫獻章尊事之崔文敏曰銑平生頗識當世賢士大夫如吳公真才潔履實行定力鮮儷也吳公衣食人廣矣妻子不能延朝夕服政四十年百瘁九死不能一日安於朝推下賢哲不憚屈已比卒未聞有報德者孟子曰命也矣是時諸卿中有尚書喬宇孫交彭澤之倫然皆不久罷去宇山西樂平人愽學好文有儒度士負一藝而上悉見奬掖待官屬以禮遇輿臺有恩雖怒未嘗有出惡言遇大

事從容裁處武宗朝爲南京兵尚書有社稷功具
上編中嘉靖初召爲吏尚書正銓選抑奔兢杜請
托録遺逸部政秩然朝廷改觀
馬都御史卿河南林慮人領鄉薦入國學與天下名
士關中呂柟崔銑馬理山右寇天叙河南田籽汝
等日切磋後皆爲名人弘治中舉進士對策郎上
言政事之柄握於司禮刑法之權私於廠衞皆時
所忌惡者正德初授戸科給事中瑾誅請革亂法
復舊制表忠放佞諸陳言可施行者晝一行同會
試考糾靳學士家奴洩試題見忌出知大名時劇

盜亂域中大名乃戎馬午達之地卿憂之至郡即修城浚隍礪器募兵練保伍明賞罰人思自奮寇至不能難又請留米運若干斛以救饑故經劇盜而道樹不伐民安不流遼東寗杲者憸人也始附瑾得都御史瑾敗逐去又賂永求復官永諷諫官論薦起之卿時在科持不肯曰世杲無人寧用駑如卿者可也畿內何罪復令渠壞之耶至是中傳旨以都御史撫真定甚銜卿百方掯制之令立供軍需二千金卿曰必得印信公移乃上御史張某本卿同年生乃附杲傾卿巳寗張顧俱敗而卿名

盆起河决大名恐妨漕卿急發徒塞之或謂河易敗難復盍請大臣董役可分過卿曰今卽塞易耳脫上流决盆開將煩民愈深且大臣出將費不可貲竟自塞之河旋奏功毀寺銅像爲軍器政暇課諸生教之陞浙江按察司副使備溫處兵孝豐民湯氏作亂弗能平卿上議曰湯氏自知罪大不赦無一日而忘死此爲備必深凡孝豐在官者皆與通我有作彼必知豪右以湯故得寛征欲存之以爲利且夫千里襲人情必先露山路隘如鼠鬭穴中彼翳林木可以設伏安居以待我我仰攻甚勞

或連遭暑雨難持久皆我之所忌也然度彼之勢敗形亦多負險固守聚而不散則可圖拒命假息多疑少決則可刦雖甚桀驁然未見大敵則可威收召豪傑結讐家明示利害而驅之以刑賞則可用榜喻牒說降赦逆誅我威既振彼思自脫則可離夫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則兵未接而勝勢固已前定矣時不能用改山西提學發揮理學敦考行誼梓文章正宗以振時文之陋晉士興焉晉叅政妖民欲乘晉王之葬以作亂卿知之備嚴不得發御史不然也行部爲盗襲幾不免顧

大索欲多殺以雪恥卿從容開釋其無辜嘉靖初晉浙江布政使爲織造太監所抵誣逮詔獄謫鶴慶知府一靖以寛簡均徭平賦通水利行鄉約教誨生徒夷俗丕變土官叛或指卿間道可逸也卿曰丈夫不死國而死家何居卒諭他土官討平之晉按察使都御史蔡天祐撫大同薦自代曰卿氣量可以理棼結臣不如也晉右副都御史督漕淮會漕塞議者紛紛言復海運開濟汶卿曰令六月無漕者京師困矣他豈及救哉盍姑紓目前急乎仍疏河而固隄水無得泛洩漕旋通而卿卒矣

卿見事明慮深而不泄和易有大度而內嚴繩墨學主本六經淹貫子史而一之於躬行爲時搢衆信云

楊尚書廉字方震江西豐城人成化中進士吉士爲南戶科給事中所建白皆國家大體邊防要務以經筵講學爲出治之本疏薦張元禎吳寛李東陽王鏊宜備日講劉大夏謝鐸林俊王鴻儒宜任大政清查後湖册爲著令兵部議出洪武永樂時版籍騰之廉奏言年歲久遠册萬有一不完暴之天下姦僞且日滋非便然遠年版籍誠戶口根源宜

添造冊庫稀架薄帷便晒晾以重本以南光祿少卿入賀千秋節因極陳輔導元良之說甚具累順天府尹以水旱連年軍興繁亟於根本可慮請出內帑以佐費無病民又奏免水旱民夏稅萬七千石悉力振貸剏底簿稽所屬財用出納數品式詳具令通曉吏不得緣爲奸盡革諸和買借辦之弊府收帑金數十萬立法類解簡而有制侵欺畢絕所施設優裕計經久民甚賴之廉貧望素高人或疑其用至是乃大服陞南禮侍郎疏論交修論廟祀論巡游語皆切至會　武宗至留都奏臣僚冠

服當如朝儀又請謁太廟皆得允　肅皇帝登極首進大學衍義節畧旨俞荅大禮議起率諸卿疏請考　孝宗母　昭聖皇崇正統一之義旨報聞致仕卒贈太子少保謚文恪廉慱學能文於書無不讀而篤意於理事親篤於養志移祿具甘旨而自奉甚薄睦愛兄弟淸約嚴重望之凛然就之言溫氣和愛人好士一出於誠心論事據經義傳以律令所著有太極圖纂洪範纂要國朝名臣及理學名臣言行錄諸書羅文莊稱其旁搜慱取窮深反約名實相副爲醇儒云

何侍郎孟春字子元郴人也性禀超異黎文僖一見目為奇童稍長李文正携所業謂同官曰此當表吾楚弘治初舉進士官兵曹馬端肅劉忠宣咸器重之有大政必咨丁大父憂去官忠宣念之如失左右手擢河南右叅政决疑獄稱神所施設務主於便民嘗行部鈞州得外臺檄言山東盜起集民兵為備孟春以傳聞未必審而農時不可失持不行既而果無警入為太僕卿民扶携滿道得人心如此既條馬政本末以上兵部取為條例奏行之寺備馬備不虞　武廟欲取給他費力持之得寢

以右副都御史撫雲南所興革尤多征十八寨斬獲萬計立永昌府增置五長官司五守禦所以塡之增歲賦若干石陞吏左侍與喬司馬宇林司寇俊彭都御史澤汪少宰俊同居位贊謀謨時望治平焉嘉靖初大禮議作孟春疏三勸　上從初議甚懇張主事條十三事證其說孟春卽夕具疏條辨之率百官伏闕請時大典未定衆觀望附和非必能深考極論以折衷禮制惟孟春實由衷謇謇也詔奪俸調南工部於是中外論薦吏部會推皆不用既乞休明倫大典成坐削籍卒孟春性至孝

文官刑部郎卒扶櫬南還風飄舟下流抵石崖翼
日乃定孟春抱櫬相爲存亡居喪毀其毋病瘵弗
良于言嘗揣色候得其意一夕寇至親負之而逃
撫弟妹甚厚於書無不讀而考訂特精
吳文端公一鵬長洲人弘治癸丑進士以翰林庶吉
士爲編修大臣有遭讒去位者疏請留以全國體
正德初陞侍講同修　孝宗實録成當進秩以逆
瑾竊柄例改官南部員外郎瑾誅陞侍講學士累
預纂修恒極精審擢南祭酒太常卿師範嚴整享
祀精潔於前政有光以雷變陳修德禳災之道

世宗即位入爲禮部侍郎經筵進說要在開悟
上心爲宗社生民計使安陸改題　獻皇帝神主
迎致京師有白金文綺之賚　武宗實録成以纂
修進尚書乞　展墓還以江南亢旱江北水請蠲
租發廩以賑且疏河流以便漕　上嘉納　詔舉
堪任内閣者僉屬之以議禮不合改南吏部而老
一鵬事親孝於故舊有恩與物無競口未嘗及人
過而姸媸了然和厚外盎望之知爲吉人君子也
論者以爲吳文定厚德清文先後輝映云
毛尚書伯温字汝厲江西吉水人爲人廓落多大畧

正德中進士爲紹興府推官斷獄詳愼務中情當道有疑事轇轕莫能詰必屬剸治之拜御史論劾不避權貴按福建河南湖廣所至劾貪進良蠲賦平役禁諸司和買以靖民巡河南時鎭守中人往以奸按史得直愈自恣而市大猾倚爲奸伯溫至名捕市猾必得之閹怒以爲是鉗辱我也必理之伯溫聞故徑詣閹所索飯曰吾未朝食食我閹强具食曰食我必宴樂醉飽閹强爲歡酒半曰外間傳公有遠言顧乃能待我食若此耶閹大慙謝伯溫笑曰吾固知若無是也聞若山東許御史費金

二萬乃得直而御史今益有名人憐之若旣失利
渠乃得名又人人切齒公固知公之有懲也閹謝
不敢與大笑痛飲而別在湖廣壽王軍校凌官吏
雹民伯溫一繩以法仍請詰治輔導官湖中盜出
入水中而剽掠乃多在郡縣巡徼與邏湖官互相
抵伯溫移守備居岳州兼統之盜以屏息所莅有
明威機變至今湖南北婦人孺子談稱奇事雖踵
訛謬必歸之毛巡按云　肅皇帝卽位太監張銳
張忠等以姦罪論死其黨欲陰庇假奏牘黙汚韙
易辭伯溫言忠銳輩在正德間濁穢朝政誤國不

忠使　先帝聖德天光人人痛憤　陛下即位詔
下歷數其惡天下鼓舞如日再中今復緩於行刑
坐視玩法此必司禮太監蕭敬帯霦同惡相濟而
然也豈新政之所宜臣謂敬霦不誅恐明詔不信
於天下疏入中官爲屏氣擢太理寺丞尋轉僉都
御史撫寧夏屯田練軍重農力穡會大獄起罷歸
代宗室而下三千人疏留不報十年起督鴈門尋
以副都御史召還寓以詿誤復罷歸上以安南久
缺朝貢議興師責問而難其人以廷臣會推起復
爲右都御史托疾終制乃起陞尚書督天壽山諸

陵石柱道遠車摧勞費甚伯温以意製八輪車前
後聯絡隨險夷低昻工作易就而事辦　上聞之
己亥　上狩承天勅督宣大山西邊將發賜大
紅金絲飛魚錦袋銀瓢刀以行伯温至邊簡將帥
嚴閒諜峻關隘增斥堠均犒賞築五堡邊以無事
進太子少保召還臺庚子　上決計征南交詔伯
温以兵部尚書往督師聽便宜行事伯温集衆思
宣威德而耀之以兵竟降交南而還進太子太保
賜銀綺促入院二事具邊防夷狄事中伯温舉時
弊當釐革者列八事上且言近侍刑獄任情民多

寃死官司相蒙多承風旨伺喜怒剝民為供張釣取機利奸偽日肆貴賤化習風靡俗流漸不可極請一一覺察如法　上俞允行尋改兵部時諸邊將領遷轉計納賂厚薄為遲速而邊將浚軍士月糧以償負如古所謂債帥者伯溫痛抑詷覬以杜倖門勅提督團營時以營卒內耗議招募伯溫言兵貴精不貴多誠招募良民不必應而獨為市賈遊食者所利莫若簡閱為先又請申法嚴令自都指揮而下逗遛者斬新軍衛士多勳貴子冗濫莫詰銳意清汰而怨讟日起伯溫廓易能盡人有咨

詢輙虛已相下雖厮隷得自盡以是將領勇怯知
愚無不周知故任使輙稱諸邊將調兵食立遣無
牽制邊將安之　上甚眷注會廵撫都御史朱方
以邊境無事乞罷戍而虜猝警戒嚴方得罪伯温
亦見謂不憂邊罷歸踰年卒伯温豁達友愛與人
居言語歐歐不爲厓谷急人之難援之不克邑邑
如有失氣宇洸緩臨大事剖疑折奸聲氣不露樂
受人之言即剡文削牘有爲增一言易一字者念
之終身故所至有聲征安南柄議者倖功有冀望
而伯温奉德意保全生靈未嘗張變幻聳觀聽故

南交底定焉

周尚書金南直隸武進人正德中爲給事中疏請復常朝規退覽章奏總乾綱自斷又言國儲蠧於冗食乞澄汰又言中官以迎佛若織造討引塩相繼莫横於道路皆人所難言都督馬昂納女弟後宮傳已有娠金疏請誅昂女黜還家銷宗社大孽云時閹幸相繼擅國金敢言然濶達練人情又周防故卒免於難遷太僕卿遷僉都御史巡延綏以副都巡宣府保定始至延綏時會總兵入鎮諸偏裨欲傾城出迓金日賊虜有警當柰何命諸官各留

一人城守而戒遊擊將即出迎毋過三十里時諸將生長邊咸以爲暑月非虜入寇時竊迂之明日虜果入欲伺間官留者出擊之而遊擊自三十里外入援虜駭有備遁去金谿達有帥臣體善煦愉接下邊人見色詞則已心安而政又益務寬簡笞一走卒時窮冬無袴襦見之惻然釋不笞太息曰邊人窘乃若是於是爲招商聚粟廣屯積務使人人有重生之心又築墩葺墻疏渠瀹水以休燠溫帖之邊人愈信愛會大同殺都御史報至而宣府總督馮侍郎者以苛刻失衆心金數爭不得諸軍

糧給不時又鞭之衆遂憤駡共圍府侍郎不知所出金時方卧病聞之便服出坐院門召諸把總官至則駡以爲是若輩削剥之過不然諸健兒何至是軍士固愛金聞金語氣益平乃羣跪爲諸把總請金懇惻曉諭立散解而總制自是心愧金其應機類如此蒞鎮五年撫軍策孜邊城晏閑邊晧綏帶訖去無敗事自金去宣府八年而大同復亂起家以右都御史巡保定近事撫按巡事而巡撫往往譲御史權按史李有疑疾入屬邑聞砲聲以邑令謀殺之怒甚欲扶死令廣平守爭又以守謀巳

發卒圍捕守一城盡空金馳至撫定露章劾巡按罪臺議庇巡按金力辨竟黜之金本通達不立磽磽名然利害大體不媕阿婢此鎮鳳淮　章聖梓宮南祔始奉旨由水而諸護大臣至儀真憚江險議從陸金力爭沿江山險路不可通狀且奏　玉體馳峻坂摑頓動聖情柰何乃決從江以鐵絙維舟竟如期至承天沿江千里居人免發屋伐樹及數萬人夫得無走死山谷中金之力也轉刑尚書尋改戶部致仕去卒贈太子太保謚敏襄金內行甚飭已貴自奉如居約特五十獨居未嘗畜媵妾

好奬掖後進喜讀書能詩

聞莊𣻖公淵字静夫鄞人少而莊餙正德中舉進士官刑部主事時逆瑾大放悖以失因召諸郎吏頓辱之同舍郎蒲伏謁失措淵踽踽自如瑾顧太息曰聞郎貌似夫子遇辱不驚固賢者卒謝罷之及瑾逮廷訊猶睚眦廷中辭不伏淵數其僞造符璽畜兵甲當誅狀折之遂語塞誅遷吏部考功郎大吏賂朱寧有關說太宰完怵之淵不可竟議斥罷官應天府尹中官受民詞下府幕治淵持不可曰中貴人安得受詞幕吏安得爲中貴人議獄必有

詔可矣進太常卿　上齋宿南郊有譴者命太常
察以聞衆太恐欲執一二人以聽令淵入奏曰百
執事咸在昏夜莫知誰何幸寬之事得罷初張桂
以南部郎議大禮衆持之淵獨是其說張枚與共
事不應曰終不與勦說結主知及張得政侃不阿
附歷三品九載始進南刑部尚書自陳擬致仕
上不可召入爲兵部尚書率郎屬折節勤事無留
獄拜吏尚書務正已以表庶官時袁州當國淵竊
自嘆曰使臣得先十年居位猶庶幾自効今何能
爲又時多諱不敢請避位獨謙謙端居守已而已

以考課自陳致仕去淵節儉出天性官尚書十年獨一冠朝食及日中無加豆家食歸不一問生業卒贈少保謚莊簡汪道昆以爲公閎廓沉深若涉北海不可爲量當持重不發將不啻注一矢而引千鈞乃發即百步外無留行必命中云

歐侍郎鐸字崇道吉安泰和人少頴秀甫冠正德中舉進士治經史益精累虞部郎中貴鎮臨清者請得比江西故事假鉞督軍大臣莫能難鐸言無事不得弄兵中土節鉞不當輕假中貴人不當帥江西之變以一切從事不可訓也且後將無紀事得

寢以便養乞南改南兵部武庫郎當給諸曹署隷直鐸戒吏懸直待給毋先顯者有毋于美能聲赫然尚書喬公宇數試以事大驚曰賢自愛老夫且退避矣大疑議必咨决語至丙夜留共旰起陞延平知府蕭司禮敬郡人也家憑籍爲暴横列肆櫛比侵官衢輸將把府縣盡莞之恣强買民田而遺其賦於民獄死者相繼鐸申救火令民十室輒甃甓爲大墻廓官衢務簷楠相遠而蕭氏廬肆多毁者又嚴包攬之禁按逋賦歸之田者會蕭氏奴殺人於渡口立捕繫鞫坐之於是司禮乃大恨曰我在

也乃轥轢我家爲名高太宰完舉治劇調守福州鏵曰嘻此其意欲困我與鎮守太監忤將籍手我也疏引疾部不可促之官至府而鎮守尚璫者已盛氣待之矣鏵裁供饋禁豪索鎮守諸門客不得肆數嗾尚欲有所洩怒會須胙鏵曰胙散祭品須神惠而止益市肉何爲於是諸司胙損舊十之九尚怒曰往胙我羊豕具今大損何也令隸舁肉委郡庭而去鏵陽爲不諭意也者好謂諸生曰尚公無以若相禮故勞苦之乎趣分肉詣謝會迎春又削其宴劇曰時當布德施惠而傷財病民何春之

爲逕尚大恚肆詬罵語誇甚鐸徐拱手曰此豈臣子所宜言逕趨出而城中諠言府且發諸門客好欽其私槖於是諸門客大懼交說尚釋憾而尚亦中悔因三司謝過而鐸益自厲爲苦節會編里甲鐸以爲府海六山三田賦僅十之一里役不當優仕宦盡免致偏累齊民於是謗大起以謂方稜爭戾非人情不可近汪御史珊按閩不爲援奬薦之嘉靖初入覲舉治行第一陞廣東提學副史務樹人重黜汰累南京光禄卿光禄錢穀關内監爲勾稽乾沒裁節耗蠹歲省賦數千文之以都御史撫

南畿以蘇松常三郡漕賦當天下而田與賦最不均又清其戶役賦役頓清語具賦役志中會

聖梓宮祔　顯陵供張辦而所爲侍中貴人者無加禮以得劾時巳陞南兵右侍詔罰俸然　上亦以爲是不借譽吾左右也會吏部右侍郎缺會推再上再不允命推法官老練者意在鐸　上鐸名立報可佐冢宰考察稱平以九廟災自引咎有未老而衰語觸　上諱致仕鐸天性篤孝事繼母順念伯兄以失毋故幼相依爲命友愛特隆方吏部特恩分宜相欲居德自予而鐸自以孤誠受　上

知弗謝也以得罷終方介若此時歐陽文莊德師表人倫傾引當世侍郎塾恂恂雅度外狀若處子而判導棼錯遊刃無窮論者太息於歐陽氏之多賢云

王學夔字一卿江西安福人正德進士授刑主事改考功以諫南巡跪闕下杖之嘉靖初上謹始疏既又疏抑戚畹疏宥言官侃侃不回繇文選遷太常少卿左遷福建叅議撫鄖陽累官吏侍郎南禮吏尚書改兵部致仕郎署抗敢言節而典銓又以清通稱居家平易恭謹接下士不以前輩自處少倨

高也王維禎評其不陰庇一士陰納一物及歿歷

中外周旋八座廉靜之操不易也云年踰九十　詔

存問者再卒贈太子少保謚莊簡

丁湛字子一彭澤人嘉靖進士授工科給事中累遷

禮科都給事中時分宜當國湛首發其奸杖闕下

幾斃鐫秩量移南曹晉四川參議浙江副使既考

績四閱月値黄岩失守分宜猶追罪之坐落職分

宜敗即家起廣西參政按察使引疾歸一日就中

庭正襟危坐持爲善陰隲書呼二子授之卒